

基于古汉字字源学的中国远古 至先秦时期服装文化

刘安定^{1,2}, 杨振宇³, 叶洪光³

(1. 武汉纺织大学 图书馆, 湖北 武汉 430073; 2. 湖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 湖北 武汉 430073; 3. 武汉纺织大学 服装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3)

摘要:运用古汉字字源分析的方法,从服装起源以及远古时期至先秦时期服装的社会功用两方面入手,可以得到一些中国远古至先秦时期服装文化的新观点。基于古汉字字源学的研究表明:从服装起源方面看,原始服装起源于皮质腰带,并且充当携带工具的重要作用;从服装社会功用方面看,原始社会服装起着凝聚力量的社会功用,奴隶社会服装具有文明教化的社会功用,此外,阶级社会服装还充当着重要的阶级统治工具。

关键词:字源学;服装文化;甲骨文;金文;篆文

中图分类号:TS 941.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1928(2018)04-0351-06

Study of Clothing Culture in Ancient China to Pre-Qin Dynas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tymology of Ancient Chinese Characters

LIU Anding^{1,2}, YANG Zhenyu³, YE Hongguang³

(1. Department of Library, Wuhan Textile University, Wuhan 430073, China; 2. The Research Center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of Hubei Province, Wuhan 430073, China; 3. School of Fashion, Wuhan Textile University, Wuhan 430073, China)

Abstract: By using the method of source analysis of ancient Chinese characters, we can get some new ideas about the clothing culture from ancient China to the pre-Qin period from the origin of clothing and the social functions of ancient clothing to the pre-Qin clothing. Based on the study of etymology of ancient Chinese characters, it shows that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origin of clothing, the original clothing originates from cortical belt and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carrying tool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lothing social function, primitive social clothing plays a social role of condensing strength. The slave society's clothing has the social function of civilized education. In addition, the clothing of class society also serves as an important tool of class ruling.

Key words: etymology, clothing culture, Oracle, Jinwen, Zhuanwen

众所周知,古汉字是指从商代到秦代所使用的汉字,主要包括甲骨文、金文、篆文,这时的汉字,作为一种象形兼表意的文字,基本上保留了象形特征^[1]。“象形”有如绘画,是对所述对象概括性极大的模拟写实。然而如同传闻中的结绳记事一样,从

一开始,象形字就已包含有超越模拟对象的符号意义。正因如此,使汉字的象形在本质上有别于绘画,具有符号所特有的抽象意义、价值和功能^[2]。因此,古汉字象形能够反映造字的根本意图,可以还原造字之初所描述事物的本原。据此,文中运用

收稿日期:2018-02-24; 修订日期:2018-03-20。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7YJCZH079);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7Q086);武汉纺织大学国家级项目培育计划(武纺大科[2016]3号)。

作者简介:刘安定(1978—),女,馆员,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纺织工程、纺织服装史及科学技术史。

*通信作者:叶洪光(1972—),男,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服装设计。Email:836001463@qq.com

古汉字构形释义法,作为溯源性、形象化理解远古至先秦时期中国服装文化的新思路,并用此方法对这一时期服装文化进行解读,从而找到服装起源、种类和社会功用的一些新信息。

1 古汉字字源学视角下服装起源的考辨

服装的起源问题十分复杂,由于研究者的立场不同,得出的结论也完全不同^[3]。目前,学术界主流的服装起源学说有保暖保护说、图腾崇拜说、道德说、性吸引说等。然而,这些学说存在着一个共同的误区,即以服装产生的必然性为前提来反推服装的起源,辉格史观较为严重。笔者则倾向于非主

流的服装起源工具携带说。其实,这一观点最初是由贝尔纳^[4]提出,陶园等^[5]采用部分“衣”字偏旁的古汉字字源分析并列举人类学案例进行论证。基于陶园等的服装起源研究,还可以对他们的论证进一步深入探讨。笔者认为,古汉字字源学至少能在服装起源的价值、原始服装的材质和形制上有所体现。

1.1 原始服装的价值为携带工具

从中国古汉字的字源分析上看,服装的起源与工具有着密切的关系。根据服装最早是作为装载物品的盛器的观点和论证方法^[5],笔者尝试对与服装起源于工具相关的部分古汉字进行更细致的分类,具体见表1。

表 1 辅证服装起源于工具的部分古汉字字源分析

Tab.1 Ancient Chinese character source analysis used to support the origin of the clothing			
现代汉字	字 源	字形分解	造字本义
衣	𠂔(甲骨文)	𠂔 + 𠂔	两片弯折的片状物组成装东西的盛器
裹	𠂔(篆文)	𠂔(衣) + 果(果)	古人用衣服包从山上采的野果
装	𠂔(篆文)	𠂔(男人) + 𠂔(衣)	古代男子为远行打包束袋
奋	𠂔(金文)	𠂔(衣) + 𠂔(鸟) + 田(田)	用衣物全力捕捉田野草丛中的鸟雀

由表1可知,“衣”字的甲骨文非常像两片弯折的片状物组成的物件。而在其作字根时,均有包裹实物的反映。具有包裹实物功用的古汉字有“裹”“装”等字。“裹(𠂔)”字的篆文是用“衣(𠂔)”盛装采集到的“果实(果)”,明显具有包裹实物的功用;“装(𠂔)”字的篆文则反映“男子(𠂔)”携带“包裹物(𠂔)”,等等。当然,“衣”除了被作为携带工具外,还有直接被作为工具的反映。如现代汉字“奋”字

与“衣”没有任何的联系,然而,金文“奋(𠂔)”则充分反映了在远古时期用“衣(𠂔)”在田间(田)捕鸟(𠂔)的情形。毫无疑问,这些古汉字均能反映衣的最初价值是作为一种工具而存在。

1.2 原始服装的材质为皮质面料

“衣”字偏旁的古汉字除能暗示服装起源于工具外,还可反映出各类最原始服装材质。表2列出了与原始服装材料相关的部分古汉字字源分析。

表 2 反映原始服装材料相关的部分古汉字字源分析

Tab.2 Original clothing materials related ancient Chinese character source analysis table			
现代汉字	字 源	字形分解	造字本义
裘	𠂔(甲骨文)	𠂔(衣) + 𠂔(毛)	毛皮大衣
衰	𠂔(篆文)	𠂔(衣) + 𠂔(大量向下披垂的棕毛)	古人将棕毛朝下的棕片连缀成“棕衣”
褐	𠂔(篆文)	𠂔(衣) + 𠂔(藤)	用葛、麻制作的粗布短衣

由表2可以看出,最原始的服装面料为皮质,甲骨文“裘(𠂔)”和篆文“褐(𠂔)”可以说明这一点。一方面,“衣(𠂔)”表面有一层毛(𠂔),即为“裘(𠂔)”,故衣的本质应该是皮革的,正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另一方面,“褐(𠂔)”字反映的是用葛、麻之类藤状植物面料“𠂔”制作的“衣(𠂔)”。如果最初的服装材料为葛、麻等植物纤维,那么“褐(𠂔)”字的象形“𠂔”应该为“衣”字的古汉字的最初字型,而无需用特殊植物纤维的象形文字加上衣的形声构成“褐”。因此,笔者认为,至少在中国最初的服装材料应为皮革材质。

1.3 原始服装的形制为皮质腰带

原始服装雏形为何种形制一直也是服装史学界争议的话题,其实,甲骨文也能为此提供非常重要的线索。原始服装形制相关的部分古汉字字源分析见表3。首先,从表3中“巾”字的甲骨文象形上看,非常像遮挡前胯部的遮羞布,并非《说文解字》中所解释的“像佩巾之形”“巾,佩巾也”。其实中国古代服饰部件蔽膝应为其遗存,其宽度减少,长度增加,实用性完全退化,仅存装饰性。其次,从表3中“带”字甲骨文象形上看,“𠂔”字由前巾(𠂔)和后巾(𠂔)用一排带孔的绳状物联结起来,而《说

文解字》中对带字的解释为“象繫佩之形。佩必有巾,从巾”,那么,“带”为什么必须和“巾”有着密切的联系?笔者认为,最初前巾与后巾的作用并不是出于遮挡生殖器的作用,而是便于更加有效地携带工具。众所周知,原始工具均是粗糙的石、木、骨等材质制作,如果在没有前巾和后巾的腰带上直接或间接将工具系于腰间,原始人在狩猎过程中需要快

速奔跑,这时这些工具会直接擦碰到身体的脆弱部位(生殖器、臀部、大腿根部),造成伤害。因此,前巾和后巾很可能是原始腰带的部件,只是随着成型服装的出现,前巾与后巾的失去原来的作用。基于巾和带的甲骨文分析,文中倾向于原始服装的形制为一条腰带加上前巾和后巾组成,甲骨文“带(𡗗)”字就是其形制。

表 3 原始服装形制相关的部分古汉字字源分析

Tab.3 Original costume shape related ancient Chinese character source analysis table			
现代汉字	字 源	字形分解	造字本义
巾	巾(甲骨文)	丨(带子) + 冂(一块下垂的面料)	遮挡前胯部的遮羞布
带	𡗗(甲骨文)	冂(前巾) + 冂(后巾) + 𠂔(前巾和后巾之间有扣结的皮条)	扎在腰间用以系裙的扁长的皮条

2 古汉字字源学视角下服装的社会功用考辨

依据服装相关古汉字的意义,可将中国古代服装分为主服、首服、足服三大类。由古汉字的字形分析可知,从远古时期到先秦时期中国服装分类逐渐细化,并且在社会生活中充当着重要的社会功用。原始社会服装起着凝聚力量的社会功用,奴隶社会服装具有文明教化的社会功用,同时,阶级社会服装还充当着统治手段的重要工具。

2.1 中国原始社会服装的凝聚力量功用考辨

现代社会服装充当凝聚力量作用的现象已经表现得淋漓尽致(如制服、官服、军服等),其实在远古时期亦然,甲骨文“美”字的字源分析可以很好地说明服装凝聚力量的功用。中国古文字学界普遍认为,“美”字与羊有关。甲骨文中的“美”字,许慎云:“美,甘也。从羊,从大。羊在六畜主给膳也。”^[6]然而,笔者对此种观点有一定的疑问。首先,关于“美”的概念出现时间绝对早于“美”的文字。“羊大为美”强调的是物质方面的丰足状态,并不能充分反映“美”这种高度抽象化的概念。其次,最初的甲骨文是一种象形文字,类似于用绘画的形式表达事物。从甲骨文“美(𡗗)”字的字形上看,它更像是一个头戴羊角的人的形象。众所周知,人是万物的尺度,对于高度抽象化的概念往往是从对自身状态中追问产生,而非用动物的形象来表达。因此,头戴羊角的人具有美的特征。那么,头戴羊角的又是什么样的人?笔者认为,这种头戴羊角的人应该是部落酋长或祭司、巫师之类的人,他们被赋予美的形象。正如弗雷泽所言:“许多国家,在各种时代,都曾存在过集祭司与帝王于一身的人物,他

们具有半人半神、或半神半人的性质。”^[7]原始部落首领或祭司、巫师通过头戴羊角与普通人加以区别,以此标识自己的身份。事实上,远古时期部落首领或祭司起到凝聚力量的作用。图 1 为法国三弗雷勒斯山洞里的巫师像。画面上的男子,身披鹿皮,头顶戴着一对牡鹿角。脸似猫头鹰,耳朵被修饰为狼,上肢像熊臂,此外还拖着一条粗粗的马尾。他在这里祈求动物的神灵保佑他们狩猎时能满载而归,并鼓励他的听众们去勇敢地面对种种危险^[8]。抛开神话迷信的成分,祭司怪异的服装和仪式能起到聚集力量,通过与众不同的服装使部众相信自己已经获得了超自然的力量,并运用神秘的仪式坚定部众的信念和鼓舞其士气,进而达到凝聚力量的目的。



图 1 法国三弗雷勒斯山洞里的巫师
Fig.1 Witch statue in Three-Freare-caves, France

2.2 中国奴隶社会服装的文明教化功用考辨

从古汉字字源学角度上看,服饰起到文明教化的作用。表 4 列举了服装起到文明教化功用的部分古汉字字源分析。由表 4 可知,服装起文明标志功

用的古汉字有“初”“卒”“裸”“褻”等。如“初”字，粗看似是与衣和刀具有关系。但是，甲骨文“初”字最早的写法为“𠂔”，即“𠂔(大、人)”包裹在“𠂔(衣)”里，表示人身上穿着衣服。当然，有的甲骨文“初”字的包围结构调整为左右结构，即形成“𠂔”。

表 4 服装起源精神需要的部分古汉字字源分析

Tab. 4 Ancient Chinese character source analysis table needed for the spirit of clothing origin			
现代汉字	字 源	字形分解	造字本义
初	𠂔(甲骨文)	𠂔(衣) + 𠂔(人)	原始人制衣穿衣，遮羞保暖，开启人类文明
卒	𠂔(甲骨文)	𠂔(衣, 服装) + 𠂔(爻, 交错捆绑)	死亡后敛尸备葬
裸	𠂔(篆文)	𠂔(亡, 无, 没有) + 𠂔(口) + 𠂔(执, 抓) + 𠂔(衣, 服装) + 𠂔(月, 肉, 代身体)	脱光衣服, 暴露身体
褻	𠂔(金文)	𠂔(执, 抓、摸) + 𠂔(衣)	在别人衣服里面即身体上抓摸, 调戏作弄。在古人眼里, 触摸他人身体是极不尊重的行为
袂	𠂔(篆文)	𠂔(衣, 袖) + 𠂔(“诀”的省略, 开口道别)	作揖告别时两只袖口连在一起
哀	𠂔(金文)	𠂔(衣, 孝服) + 𠂔(口, 哭)	披麻戴孝哭丧

同样, 古汉字中与服装相关起到教化作用的文字又有“袂”和“哀”。从篆文“袂(𠂔)”字形上看, “𠂔”的甲骨文为“𠂔”, 其中“𠂔”是玉玦, “𠂔(赠)”、“𠂔(受)”, 即离别时赠玦, 寄意重逢。到了先秦时期随着礼的兴起, 离别时人们相互作揖, 即将两只袖连在一起。因此, “𠂔”就演化为离别时赠玦并手向怀中呈作揖状“𠂔”。金文“哀(𠂔)”则是用于哭丧时穿的服装, 充分反映了服装起到教化的作用。哀悼死者的丧服质量如何呢? 根据《仪礼·丧服》中相关的描述, 哀悼父母用布 3 升、祖父母用布 4~6 升、兄弟姐妹 7~9 升、父母辈亲属 10~12 升、远房亲戚 7 升。而升则是织物的密度单位, 1 升为 80 缕, 即织物幅宽上有 80 根经纱。不难看出, 丧服的用布升数不固定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哀悼者和被哀悼者关

然而, 篆文“𠂔(初) 误将金文的“𠂔(人)”写成“𠂔(刀)”。隶化后, 楷书“初”字将“𠂔(衣)”写成“𠂔”。因此, 说明在造字之初服装早已出现, 古人将穿着服装作为进入人类社会的条件之一, 反映了服装是文明开启的重要标志。

系的疏密, 即越亲密的关系, 所用丧服的质量就越差, 表示越为悲痛^[9]。

2.3 中国阶级社会服装的统治手段考辨

众所周知, 服装在阶级产生之后就逐渐成为统治阶级的工具。中国历来就有将服装放在治理天下的重要地位, 据《周易》中记载: “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10]那么, 垂衣裳怎么能与治理天下联系起来? 正如三国时期经学家王弼对“垂衣裳”的解释: “垂衣裳以辨贵贱, 乾尊坤卑之义也。”^[11]由此可知, 中国古人早就将服装表达身份、等级、规矩作为统治人们思想的工具。

2.3.1 先秦时期的主服体现了一定阶级性和功能性 反映先秦时期服装种类的部分古汉字字源分析见表 5。

表 5 反映先秦时期服装种类的部分古汉字字源分析

Tab. 5 Analysis of ancient Chinese character sources reflecting pre-Qin period clothing types			
现代汉字	字 源	字形分解	造字本义
衮	衮(金文)	𠂔(衣) + 𠂔(公, 王侯)	古代王公侯爵穿的礼服
希	希(篆文)	𠂔(爻, 交织状) + 𠂔(巾, 布帛)	古代专门为帝王权贵精工纺织的经线宽疏、轻软透气的细葛布
裳	裳(篆文)	𠂔(受欢迎的) + 𠂔(衣)	受欢迎的下裙
裙	裙(篆文)	𠂔(男子) + 𠂔(巾, 布)	古代男子的下装
布	布(金文)	𠂔(父, 持斧劳动的男子) + 𠂔(巾, 麻棉织物)	远古劳动的男子衣不蔽体, 仅以一块麻织品勉强遮蔽下体
袍	袍(篆文)	𠂔(衣) + 𠂔(包, 裹)	古代一种包裹全身的连体装
衷	衷(篆文)	𠂔(衣) + 𠂔(中, 里面)	穿在里面的内衣
衫	衫(篆文)	𠂔(衣) + 𠂔(彡, 布条)	无袖管的开衩上衣

先秦时期的主服可分为礼服和常服。“衮(衮)”是典型的礼服, 然而, 对于“衮”字的解释学术

界却意见不一, 不乏有相互矛盾之处。《说文解字》: “衮, 天子享先王, 卷龍繡於下幅, 一龍蟠阿上

乡。”^[6]按《说文解字》中“衮”字的解释,有的学者认为,衮是绣为龙纹的礼服^[12]。然而,笔者对这一观点不敢苟同。一方面,甲骨文“𪛗(龙)”和金文“𪛗(龙)”的象形和“𠂔”没有相似性;另一方面,《说文解字》中对“𠂔(公)”的解释则是:“平分也。从八,从厶。八犹背也。韩非曰:背厶爲公。从衣,公聲。”^[13]因此,笔者认为,“𠂔”并不是“龙”的象形,“𠂔”也不是绣有龙纹的礼服,而是在处理祭祀、祭祖等公共事务时,祭者所穿的一种礼服,至于是否绣有龙纹还需要进一步考证。此外,“𦐇(希)”从象形上看为交织的布帛,用于帝王权贵夏季服装制作的面料,说明服装面料结构的阶级性也影响着汉字的发展。

有关先秦时期礼服的形制,可以从“𦐇(裳)”和“裙(𦐇)”看出端倪。首先,“𦐇”是受欢迎的下裙,即成人普遍穿着的。而“𦐇”的原型则是“男子(𦐇)”腰间的遮羞布“𦐇(巾,布)”,由此可知,礼服的形制应该为分体式的。其次,根据汉语成语“上衣下裳”可知,上半身的服装为“衣”,下半身的服装为“裳”,即裙。最后,从“衣”和“裳”的重要性上看,古人应该认为“裳”要比“衣”重要,强调着装等级性。先秦时期礼服纹样的表现手法为“上绘下绣”充分能说明这一点。只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衣”发展成为特指上半身服装的概念。

至于常服,古汉字的造字本意也反映了其功用性和阶级性。首先,常服可以反映出人的性别和身份,譬如金文“布(𦐇)”为手持斧,下身着遮羞布的人形象。显然,布反映的是男性的身份,并为男性所使用。其次,“袍(𦐇)、衫(𦐇)、衷(𦐇)”的象形反映了先秦时期随着服装功能的分化,服装种类也丰富起来。“𦐇”为包裹全身的连体衣,在周代袍是作为一种生活便装,而不作为礼服,军队战士也穿袍^[14]。“𦐇”字在《说文·衣部》中的解释:“衷,裹褻衣”,而

褻则是“私服。《诗》曰是褻祥也”^[6],不难看出“衷”有缠裹的意思。因此,先秦时期内衣应该是选用柔软的面料简单缠裹身体。同时,这种内衣的使用也是非常普遍的,正如《诗·秦风·无衣》所言:“岂曰无衣,与子同泽。”^[15]据汉代郑玄解释,因为这种褻衣紧贴身体,可以吸收体内排出的汗泽,故以“泽”字命名^[16]。无袖开衩的“𦐇”则为“衫”,为社会各阶层通用的便装。但由于不符合汉族传统冠服制度,很长时间都被视为“服妖”^[17]。由此,从古汉字源学方面可看出,先秦时期的服装种类已经很完善,处处体现着阶级性和功能性。

2.3.2 先秦时期的首服足服体现了身份地位 反映先秦时期首服足服的部分古汉字字源分析见表6。首服和足服是中国古人表达身份地位或象征礼仪的装束。从首服上看,甲骨文“冒(𦐇)”本意就是戴在头上的帽子。笔者认为,最初的帽子极可能也是一种生存工具,带球结的角饰非常像动物的角,原始人类狩猎时戴着用动物角制作的帽子,配合身上穿着皮毛伪装成动物而接近猎物,从而能有效获取猎物。随着人类狩猎技术的进步,帽子的原始功能也逐渐退化。到了先秦时期,戴帽逐渐演化成为一种成人的标志。如篆文“冠(𦐇)”即为成人将“帽(𦐇)”用手抓“𦐇”住戴到自己“𦐇”头上,表示已经到了弱冠之年(成人礼)。先秦时期,随着战争的激化,士兵的帽子也演变成头盔。如篆文“兜(𦐇)”即为脸部(𦐇)包裹(𦐇)起来的护具;从足服上看,金文“屨(𦐇)”“履(𦐇)”也有象征身份地位的体现,屨(𦐇)是支撑(𦐇)人(𦐇)的脚(𦐇)用于出行(𦐇)的工具。而履(𦐇)则是行走(𦐇)去上任(𦐇)的官员所穿的鞋子。众所周知,先秦时期绝大部分百姓都被束缚在土地上,而能穿上屨和履的人也绝非普通百姓,应当为贵族晋绅之辈。

表 6 反映先秦时期首服足服的部分古汉字字源分析

Tab. 6 Analysis of ancient Chinese character sources reflecting headwear and shoes in Pre-Qin period			
现代汉字	字 源	字形分解	造字本义
冒	𦐇(甲骨文)	𦐇带球结的角饰 + 𦐇头套的形状	戴在头上的帽子
冠	𦐇(篆文)	𦐇(𦐇,即“冒”,帽子) + 𦐇(人) + 𦐇(寸,抓)	古代男子成年(20 岁)礼,手持帽子戴在头上
兜	𦐇(篆文)	𦐇(兜,即脸部) + 𦐇(包裹起来)	古代头盔中的一种,环护头部的护具
屨	𦐇(金文)	𦐇(足,脚) + 𦐇(尸,人) + 𦐇(彳,出行) + 𦐇(支,支撑、承垫)	保护脚板,有助于越野登山的鞋子
履	𦐇(金文)	𦐇(足,行走) + 𦐇(页,头,代表思虑、职责)	穿着船形鞋上任

2.3.3 先秦时期服装充当一般等价物的考辨 笔者认为,服装曾在先秦时期充当一般等价物功能。首先,从篆文“币(𦐇)”的象形上看,扯碎(𦐇)巾或丝帛(𦐇),用于赏赐给下属,而甲骨文敝(𦐇)按《说

文》中所言:“敝,帔也。一曰敗衣。”^[13]其实,“敝”字形就是手持器械(𦐇)将巾、丝帛(𦐇)扯碎的含义,那么在其下又加个“𦐇”就显得重复了。笔者认为,币极可能是用工具将丝帛(𦐇,指代丝帛)制成衣服

(巾,指代衣服),充当一般等价物。一方面,从遮羞布(巾)的大小和形制上看,统一形制、大小的巾几乎都能适用不同身高的人;另一方面,中国古代服装形制均为宽衣博带型,尺寸适中的服装大多数人也能穿着。因此,服装有成为一般等价物的基础。其实,中国古代帝王每年有赏赐臣子金银、布帛衣服的惯例。如果服装不曾充当一般等价物,帝王也不会在能充当一般等价物的金银、布帛基础上还赏赐服装。其次,服装面料和粮食的储备反映了国家的强弱。从金文“裕(裕)”字看是由衣(衣)和谷(谷,粮食)组成,有学者认为,衣谷都有代表充裕。然而,笔者认为,衣中包裹谷物用来说明财富充裕,虽然从侧面也反映了衣最初是作为携带工具而存在,但也极可能衣(衣)和谷(谷,粮食)曾经充当过一般等价物,用于人类最初的商品交换。

3 结 语

古汉字是研究古代文化的一把利器,基于古汉字字源学视角考察古代的服装文化,对于了解服装起源本质以及先秦时期服装的种类和社会功用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种方法不仅能追根溯源,而且还是一种站在反辉格史观上的研究方法。远古至先秦时期是中国服装起源、形成的关键时期。

在远古时期服装起源阶段,携带工具的需要导致原始皮质腰带产生,在原始腰带“蝴蝶效应”的影响下,原始人类的生存能力得到很大的提高,促进了人类文明的诞生。同时,在宗教信仰和实用功能的促进下,原始皮质腰带逐渐分化为首服、主服和足服三大部件。进入私有制阶级社会(先秦时期)后,统治阶级意识到服装能起到维护其统治的作用,导致先秦时期的主服明显具有功能性和阶级性,首服、足服可突显身份地位。同时,服装还曾充当过一般等价物。

参考文献:

- [1] 杜琬晴,闫家馨,王一,等.古汉字构形释义法——理解《黄帝内经》术语的新思路[J].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2017,40(8):626-629.
- DU Wanqing, YAN Jiaxin, WANG Yi, et al. Interpreting configuration of ancient Chinese characters—a new method to understand terms in *Huangdi Neijing* [J]. Journal of Beijing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2017, 40(8):626-629. (in Chinese)
- [2] 李泽厚.美的历程[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40.
- [3] 乔洪,张序贵.服装起源之我见[J].丝绸,2003,40(10):51-53.

- QIAO Hong, ZHANG Xugui. Opinions of the origin of clothing [J]. Journal of Silk, 2003, 40(10): 51-53. (in Chinese)
- [4] 贝尔纳.历史上的科学[M].伍况甫,译.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36.
- [5] 陶园,于伟东.基于工具携带作用的服装起源研究[J].丝绸,2015,52(5):71-75.
- TAO Yuan, YU Weidong. Study on origin of costume based on functions of carrying tools [J]. Journal of Silk, 2015, 52(5):71-75. (in Chinese)
- [6] 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九州出版社,2001.
- [7] 詹·乔·弗雷泽.金枝[M].徐育新,汪培基,张泽石,译.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6.
- [8]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M].吴象婴,梁赤民,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72.
- [9] 李强,杨锋,李斌.基于中国古代纺织服饰史研究的孝文化考辨[J].湖北工程学院学报,2015,35(4):26-30.
- LI Qiang, YANG Feng, LI Bin. Classification of filial piety culture based on th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ese textile and clothing [J]. Journal of Hubei Engineering University, 2015, 35(4): 26-30. (in Chinese)
- [10] 黄寿祺,张善文. [M]. 周易,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572.
- [11] 黄煌.“垂衣裳”与儒家礼制[J].周易研究,2011(4):84-89.
- HUANG Huang. “Drooping of costumes” and Confucian ritual system [J]. Studies of Zhouyi, 2011(4): 84-89. (in Chinese)
- [12] 王国安.图说汉字[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361.
- [13] 臧克和,王平.说文解字新订[M].北京:中华书局,2002.
- [14] 黄能馥,陈娟娟.中国服装史[M].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1995:27.
- [15] 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M].北京:中华书局,1991:357.
- [16] 王长宏.浅谈中国古代内衣文化[J].哈尔滨学院学报,2004,25(3):123-124.
- WANG Changhong. On ancient Chinese underwear culture [J]. Journal of Harbin University, 2004, 25(3): 123-124. (in Chinese)
- [17] 宁稼雨.《世说新语》与《晋书》中“服妖”现象解析[J].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31(5):12-18.
- NING Jiayu. The phenomenon of the “Fu Yao”: why was the manner different in a new account of tales of the world and *Jin Shu* [J]. Journal of Shanxi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08, 31(5): 12-18. (in Chinese)